

July 2024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Xiangzhan Cheng
sducxz@163.com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Cheng, Xiangzhan. 2024.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4, (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4/iss2/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指导下深化生态美学

程相占

作者简介:程相占,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生态美学、环境美学、身体美学、生态批评研究。
通信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中文系,510275。电子邮箱:sducxz@163.com。

Title: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uthor: Cheng Xiangzhan, Ph. D., is a professor of aesthetic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coaesthetics,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somaesthetics and ecocriticism. Address: No. 135 Xin'gang West Road, Guangzho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275, China. Email: sducxz@163.com.

一

人类诞生于大自然当中,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但现代西方思想却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在将人类视为超越自然之主体的同时,也将自然视为人类可以随意开发利用的客体与资源,从而为全球性生态危机埋下了思想祸根。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严峻,奠定在现代西方自然观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人类文明何去何从,成为决定人类命运与前景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正是在反思现代西方自然观及其伴生的工业文明之弊端的基础上,在广泛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生态智慧,特别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自然观,这就为生态美学建构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精辟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

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21)

这里所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我国正在大力倡导的“生态文明”,它在我国的建设途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生态文明还是中国式现代化,其哲学基础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这一观念对于生态美学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同样具有无比的重要性,下面尝试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

什么叫生态美学?

自从“生态美学”这个术语于1972年正式诞生以来,国际学术界虽然对其内涵进行过多方面、

多层次的讨论,但至今依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而统一的定义。更有甚者,国内外依然有不少学者质疑生态美学,甚至断然否定生态美学的合法性,认为它是一个由“生态学”与“美学”二者勉强拼凑的概念,既没有明确的所指,也没有明确的内涵。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也有学术心态的排斥,还有理解方面的误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生态美学自身不够成熟——尚未形成一套由独特标识性概念构成的完整理论体系。

但我们不要忘记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比如,美学学科本身也是从无到有、“无中生有”的。在1735年鲍姆加滕提出“美学”学科之前,人类文化系统当中何曾有学科意义上的“美学”?从1735年算起到现在,美学快要三百岁了,但对于美学研究的范围、对象、范式等,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能否据此认为美学“不成立”呢?究其根本,一个学科成立与否的依据,不在于其学科话语是否能够做到“自圆其说”意义上的“自洽”,而在于其研究的问题是不是真问题、好问题、大问题。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只要人类有着区别于其他社会活动的审美活动,有着区别于其他体验的审美体验,美学就必然成立,因为它言之有物,是“辅时及物”的学术领域。

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完全可以说,生态美学是言之有物、辅时及物的新兴领域,我们将其研究对象概括为“生态审美”,大意是说,人类的审美活动会在生态观念的影响下发生根本性变化,生态关怀、生态伦理、生态知识等要素都会改变审美活动的范围,塑造新型的审美体验,即生态审美体验。最典型的例子是全球各地勃兴的湿地公园及其所代表的生态审美意识:湿地公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由优美风景组成的风景名胜区,从根本上说,它所展示的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思想。在湿地公园中,无论多么平凡、多么普通的物种,无论按照传统的审美标准是否美丽,都会在生态意识的引领下呈现出神奇的魅力,都会成为富有魅力的审美对象。借鉴黑格尔著名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命题,我们可以说:生态审美对象是生物多样性理念和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感性显现——当然,这样的“理念”已经完全不同黑格尔的“理念创世纪”意义上的神秘理念,它只不过是当代生态意识的集中

体现。这就意味着,在游览湿地公园的时候,典型的审美判断句已经不再是“这是美的”,而是“这是有魅力的”,“魅力”将取代“美”成为核心范畴。生态审美的例子大量出现在中外生态文学作品中,我们不必一一列举。

简言之,人类的社会、文化、思想观念等都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既没有固定不变的社会形态和文化样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思想观念,审美观念、审美标准、审美理想等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当生态意识重新塑造了我们的审美观念、审美标准、审美理想时,生态审美就必然会发生,美学的生态转型就必然出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反对生态美学的人要么没有明确的生态意识,要么没有想清楚生态意识对于审美活动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通常将文明划分为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美学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文明整体上发生生态转型,开始走向生态文明的时候,美学也必然发生生态转型,必然走向生态美学。按照这种基本思路 and 观点,生态美学就不是与景观美学、环境美学、日常生活美学等形态相平行的一个分支领域,而是美学整体的生态转型。因此,我们可以将生态美学简明地界定为“走向生态文明的美学转型”,其理论要义为:借鉴生态学原理,在生态智慧的引领下重新反思美学的学科特性、核心问题、理论框架及其范畴体系,比如,借鉴生态学的经典定义所说的“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将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审美互动”,从而超越此前美学的“审美关系”论或“审美活动”论,从而在生态学的视野中,更加清晰而科学地解释此前的“审美关系”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此前的“审美活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对于生态美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明确地界定了人与自然之间“审美互动”的价值定向是“和谐共生”,从而使得审美判断成为一种明确的价值判断。在生态学意义上,人类这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是一种中性的“事实”,生态科学就是对于这种事实的观察、描述和解释。但我们知道,战争中交战双方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一种“互动”,比如《三国演义》后半部的诸葛亮司马懿斗智、姜维邓艾斗智等,都是敌对双方“互动”的绝佳例证。作为一种生态哲学或生态智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并

不是简单地从“事实”层面描述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而是要倡导一种“价值”观,即“和谐共生”,其目标就是要克服现代西方人与自然对立乃至敌对观念的根本缺陷,从而推动人类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互动”,而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互动”,生态美学将因此而获得独树一帜的标识性概念,从而与此前的非生态的乃至反生态的美学区别开来,批判那些反生态的审美即“审美暴力”,引导人们走向生态审美。

这样一来,生态美学就会从我们常说的“美学原理”层面推进美学学科的整体发展,人类美学理论发展史将因此被当代学者向前推进。在重新界定生态美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用“审美可供性”“审美暴力”“生态魅力”等一系列新型范畴重新构建一套理论体系,从而比较彻底地改变美学的整体面貌。当然,任何理论创新都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生态美学研究者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的指导下久久为功。关心生态美学的人,也应该对生态美学抱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宽容它目前的不成熟,期待它逐步走向成熟。

三

上面提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的思想来源之一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站在这种当代观念的高度,去进一步反思、发掘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进而去发掘中国传统生态审美智慧,在当代生态美学建构的整体框架中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讨论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时候,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但学术界已经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天地人三才”说比“天人合一”说更加准确而精到。(李晨阳 5—10)笔者高度认同这种观点,试图在汇通中国传统生生哲学与海德格尔生存哲学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文化哲学的整体思路概括为如下四句话:“人生天地间,谓之天地心;一道贯三才,一心开三门。”王阳明提出过著名的“四句教”,借用这个话头,我们可以把这里的四句话称为“文化哲学四句教”,用之说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思路、内

容、特点及其衍生的“生生美学”^①思想。我们下面作一些初步讨论。

首先讨论“人生天地间,谓之天地心”。

两汉佚名的《青青陵上柏》写道:“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是对人生短暂的感慨。此后,“人生天地间”经常出现在古典诗词当中,成为一句常用语,足见其普遍性。如果一定要追溯其典故来源的话,我们可以联系到《老子》第五章:“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橐籥”即鼓风吹火的风箱,是一种日常用具,老子用之比喻天地之间的空间及其特性,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都生存在这个空间之内,这就揭示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结构,隐含着“天地人三才”这个基本观念。与天地万物相比,人被视为“天地之心”,其特性是“有心”,《文心雕龙·原道》对此有着明确的描述:“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10)刘勰的这段话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文化哲学的总纲,中国美学及其精神就是在这个整体思路中产生的。

其次讨论“一道贯三才,一心开三门”。

中国古人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或本体),最著名的语句就是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道生万物”。化生天地万物的大道可以称为“生生之道”,它贯通在“天地人三才”之中,这就是《易传》所说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我们将这种思想概括为“一道贯三才”。《大乘起信论》曾经提出过“一心开二门”思想,以“众生心”开出“真如门”与“生灭门”。我们借鉴其理论思路而提出“一心开三门”,意思是说:作为“天地之心”和“有心之器”的人,其“心”可以划分为“三门”,即成分、状态与功能。就成分而言,古人认为心包含性、情、欲、智、仁等成分;就状态而言,古人认为心可能处于静、躁、乱、闲、定等状态;就功能而言,不同的成分在不同的状态下会发挥不同的功能,比如思、辨、感、知、悟等。我们认为,“一心开三门”这句话有助于我们将中国古代纷繁复杂的心性论整理出一个条理分明的系统。

上述“四句教”决定了中国“生生美学”的思路及其特征。集中体现中华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的就是“生生”思想。中国古人通常认为,“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体,其功能就是“生”,上面已经引用了《老子》的“道生万物”思想。当古人觉得“道”过于抽象、难以感知的时候,他们通常会用更加具体可感的“天地”这个术语,来指代化育万物的本源或本体,比如《周易》所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杨天才 张善文 606)“生生之谓易。”(571)天地处于不停的有序变化之中,其运行方式具体体现为四季的流转,就如孔子概括的那样:“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陈晓芬 徐儒宗 214)正是这种无言的天地节奏、四时节律及其所生的事物,不但成为古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成为他们最基本的审美欣赏对象——孔子所说的那句话就饱含着强烈的审美欣赏的意味,而强烈的“法天”“则天”意识,初步表达了古人对于天地人万物系统背后规律(即道)的尊重和敬畏,这就成为古人的生态意识之根。如果我们借鉴当代生态学的关键词“生态系统”来看的话,古人所说的“天地人万物系统”无疑就是一个朴素的“生态系统”,古人所欣赏的一切事物都是这个生态系统的感性显现。植根于生生哲学的美学就是“生生美学”,其实质是在“生生”理念引导下所形成的审美意识、审美体验及其艺术呈现或表达。从当代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说,中华生生美学就是中国原发的、朴素的、古典形态的生态美学。中国古人认为,作为本源或本体的道是自本、自根、自化的,其功能是化生天地万物,故称“生生之道”;道生万物所凭借的材质通常叫作“气”,万物都是“气化流行”的产物。道本身不可见、不可闻、不可嗅,超越一切感官能够把握的范围;与此同时,道化生万物的“化机”(即化生之机)也是幽微难测的“几微”,但人可以发挥心的功能“原道心”,与“道心”合一的“人心”就可以从天地万物的样态、仪态、情态上,感悟到大道的存在及其运行所产生的“生机”“生意”“生趣”“生态”“生气”,“不可见的”从而显现为“可见的”,“审美”的意义由此形成,“生生美学”由此得以成立。

中华生生美学有着丰富的理论表达,具体体现为围绕着“生”字而形成的三种构词法:第一,生__

等等;第二,___生,比如,化生,大生,广生,自生,等等;第三,生生之___,比如,生生之道,生生之德,生生之仁,生生之心,生生之意,等等。这三种构词法形成的词汇,构成了“中华生生美学”的基本文献,成为我们发掘中华生生美学的坚实基础。

在“轴心时代”发生思想突破的每个民族都有其最高价值理想,但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族性格等方面的差异,各个民族的最高价值理想及其理论形态也产生了显著差异。相较于古希腊的理念论美学,中国轴心期开创的是道论美学。因此,道的特性、道生万物之机、化生之机的感性显现以及笔补造化之功,就是以道论为哲学基础的生生美学的根本问题。借助当代审美学的术语及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发现,中华生生美学讨论的主要审美问题如下。(一)生生之道:审美本体论。(二)生生之德:审美主体论。(三)生生之功:审美功夫论。(四)生生之态:审美对象论。(五)生生之艺:生生观念的艺术呈现。这些审美问题都可以经过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成为当代生态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建构中国生态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贡献。

总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的指导下,我们应该更加清晰地反思人类生存结构,发掘中国古代“天地人三才”说所包含的生生哲学,进而探讨生生哲学与中华美学精神的生成逻辑、生生哲学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发展历程、中华生生精神的艺术呈现、生生哲学与当代生态美学建构、生生美学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国际意义等问题,从而建构出足以在国际美学届发出强烈声音的中国生态美学。

注释[Notes]

① 程相占:《生生美学论集:从文艺美学到生态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晓芬 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Chen, Xiaofen, and Xu Ruzong, eds. *The Great Learn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下转第 61 页)